



我走在另一座洛阳桥上

□萧然

石头聚在一起,就是无数造桥者聚在一起。就是鳌石浮桥的李宽四处奔波的王实,是筹措银两的卢锡生火造饭的义波,是风尘仆仆赶往泉州赴任的蔡襄聚在一起。他们每个人都像一块心怀壮志的石头从四面八方赶来,英雄一般

在汹涌的江水中,揖手落座。有的沉入江底,垒成桥基,有的矗立水中撑起筏形的桥墩,有的像遇难者一样躺平,成为宽阔的桥面。石头聚在一起,就是《万安桥碑记》中无名无姓的工匠与民夫,聚在一起是捐出最后一枚铜钱的老翁,是把最后一碗饭送往工地的老妪,聚在一起,他们也是构成洛阳桥卑微而高贵的石头

走在真实的洛阳桥上,我仿佛走在另一座看不见的大桥上。它比洛阳桥更早出现在洛阳江,在看不见的桥梁之上。我理解了伟大的创造源于深重的苦难。理解了海内第一桥,是先在泉州先民心里跨海建造出来的!是在无数次对抗灾难中,勾勒出轮廓,诞生出原型。是在无数次失败之后,叠绘出了蓝图

走在两座大桥千年的时空中,我也是洛阳桥的一块石头,和大桥共同经历了52次地震,21次飓风,57次水灾。有人说是洛阳桥扛住了天灾!我大声回答:是一座人心的桥,是每一块人形的石头稳住了泉州平原千年的繁华与安宁

(作者原名茅林洪,莆田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莆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)

洛阳桥 (陈奕杰 摄)



乡情

似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条主道,它与若干条小路串联起乡村的“脉络”。这条道藏着一村的烟火与岁月,是村里人日出而作的起点,也是他们暮色中归家的指引。

在我的老家就有这样一条村道,时而喧嚣,时而安静。它不单是连接家家户户的通路,也承载着我少年的时光。

过去村里能玩的场所很少,我们这些小孩几乎天天聚在村道上玩耍。顺着这条路爬上山坡,还能瞧见一片野生的桃树,每年季节一到,树上便会冒出一颗颗小桃子,甚是诱人。虽然未成熟的果子又苦又涩,无法下

咽,但我们经常等不及它们成熟掉落,就一窝蜂地往林子里钻进。即使没有熟透的果子摘,几个人也要凑一起使劲摇晃桃树,看着残留枝头的粉色桃花纷纷扬扬飘落,花瓣犹如雪花般落在身上、头发上,我们就觉得快乐无比。

村道北边有一大片瓜地,当时一个西瓜能换好几斤粮食,大人们都极其重视。每到西瓜成熟的季节,乡亲们都要轮流在地里搭帐篷守夜,以防窃贼来偷瓜。

许多个夏夜,我也常跟着家里大人去瓜地过夜,隔天晨曦微露时才从

村道逃也似的冲回家。匆匆吃了早饭,再沿着村道奔向学校,如此折腾,我始终乐此不疲。

我和小伙伴们以前总爱站在村道上当“侦察兵”。那时放牛走去哪草更多,哪条是上山的近路,路过哪座房屋就能出村,哪里常有蛇出没得小心,我们都是了如指掌。“牛偷吃稻谷啦!”“暴风雨要来了!”“有露天电影看咯!”……一旦发现“突发状况”,我们就大声嚷嚷提醒乡亲们,还有长辈曾调侃,这些喊声比村里的广播还管用。

岁月流转,如今回到老家,看见的已是一幢幢整齐划一的小楼,乡亲们或在家

从江口码头出发

□曲燕

潮水褪尽时,石条的指尖仍留有福船的体温。蟬埔女的竹篓曾在这岸边响起。捡拾无数星辰。滩涂里燃起远古的烈火。一切都跟随朝阳上升。宋元的月光在海水中腌成了琥珀。嵌在每一粒蚌壳的年轮中。那些被浪拉扯过的船帆。正将瓷的白、香料的金酿成凝固的深情。石佛塔上的菩萨始终保持托举之姿。慈悲的弧度盛着讨海人的艰辛。让每滴坠落的汗水,都长出归家的形状。在武当山的斜阳里轻轻叩门。时间漫过码头,抖落一身旧痕。扬帆者的背影,早已在海岸线扎根。新航标已经发芽,在大海的脉博间跳动。那里,另一片海正从地平线的阔大中展开。像未拆封的崭新黎明。

(作者系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监事,获“杜甫诗歌奖”“海峡鼓浪诗歌奖”)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

村道犹在

□涂添丁

门口做买卖,或开起农家乐、办起小加工厂。昔日西瓜田里的帐篷都消失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蔬菜大棚。曾经散落着脚印和车辙的村道犹在,只是路面已硬化拓宽,少了些泥土气息,多了份车水马龙的热闹。不过路上飘荡的招呼声,从各家厨房飘来的饭菜香,仍是记忆里熟悉的“家乡味”。这条承载着无数回忆的村道,不仅见证着村庄的变迁,也记住村里人过往的足迹,它还把一份份乡情悄悄系在了游子的心上,成为我这个怀揣乡愁的人心中无论走多远都割舍不下的牵挂。

闽南的炎夏

□雷海红

转眼到了热得毫不含蓄的小暑时节。连续多日的高温,让人哪怕站着不动,汗水也止不住地从额头滑落。好在闽南靠着大海,傍晚时分,带着丝丝咸味的海风掠过骑楼老街,多少能驱散些热气。

清晨,太阳还没出来,天地就笼罩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暑气中。蝉声伴着日光“闯”进屋里,无声预告酷热正在逼近,恰也呼应了老一辈人常念叨的那句俗语:“蝉声越响,日头越毒。”这时上班路过开元寺,偶尔还能听见几声鸟鸣,只是不似春时那般喧闹了。想来应该是羽翼渐丰的雏鸟已经陆续离

巢,声音才显得稀疏。

周末回趟老家,碰巧碰见邻居阿伯顶着烈日,把新掰的玉米铺在竹匾里晾晒。走过去闲聊几句,才知他家后院的菜园子里,空心菜、秋葵也被这毒辣的日头晒得发蔫。阿伯只得每天一大早就挑着水桶去打井水来浇灌,以防菜苗熬不过酷暑。

要说拿什么来消暑,闽南人的法子可不少,食物就是不可缺的一种。有时是吃滑嫩弹牙的土笋冻来开胃,有时是喝爽口清凉的仙草蜜或酸梅汤来解渴。不过孩子们更偏爱四果汤的滋味,石花膏晶莹剔透,搭配芋圆、蜜豆和时令水果,再淋上一勺蜂蜜调味。一碗冰冰凉凉的甜汤下肚,喝完连说话都带着凉意,也应了那句老

话:“吃碗四果汤,不怕日头烧。”

这样的大热天,人人都怕出门,不得已外出定要“全副武装”。可爱的女孩们更是纷纷变身“蒙面侠女”,不仅把脸裹得严实,防晒衣、冰袖、遮阳伞也是一样不落。往往得等到夕阳西下,暑气稍稍散去,古城里的骑楼才渐渐又热闹起来。大人们摇着蒲扇坐在板凳上聊天,孩子们则在一旁追逐玩闹,时而路边树上熟透的芒果“咚”地掉落,还会引得他们嬉笑争抢。

此时的海边也是受欢迎

的消暑地,岸边夜市里人声鼎沸,烧烤

摊飘来阵阵香气,总勾得人挪不开脚。几串烧烤搭配冷饮下肚,转眼间便将烦人的暑气逼退了。吃饱喝足,人们三三两两踱步到沙滩,或踏浪或赏景。远处的渔船披着晚霞归来,海鸥追着浪花在空中盘旋,晚风轻轻拂面,海浪漫过脚踝,很快也带走了一身的燥热,只留满心的舒爽。

闽南的盛夏,藏在蝉鸣里,裹在四果汤的清甜中,飘在夜市的烟火气里。这个季节犹如一个万花筒,透过它,你可以看见缤纷的色彩,也能尝到生活里藏不住的甜,还会感受热辣辣又鲜活的人间滋味。

暑日捉鱼虾

□廖小冬



(GFP 图)

儿时的我是大人们口中的“野丫头”。上树摘芒果,屋檐下掏雀蛋,稻田里捉泥鳅,小溪里淘沙蚬……村里男孩子们干过的事,我一件都没落下。

从前一到暑假,趁着父母进屋午睡,我经常带着弟弟妹妹偷溜出门玩。每次随身还得带着水桶和簸箕,再拎一把“土拍”,这种平时耕地时用来夯土的农具,在我眼里也是捕鱼虾的必备工具。

这个季节的云团总像被钉住似的,总在天上一动不动,连最招风的柳树也

懒得晃一下枝条。田埂被日头晒发烫,我们只得跑跳着前行,仿佛这样才能躲开地面的滚烫。可炎热的天气对我们来说不是煎熬,反倒像是一首夏日交响曲里最带劲的鼓点,催促着我们加快脚步,去捞那些蹦跳的鱼虾。

穿过田埂,还得绕过几条小路才能抵达水渠。才刚跑到岸边,弟弟就急不可耐地大喊:“快看,水里好多鱼!”我赶紧伸手捂住他的嘴,小声提醒说:“别出声,吓跑了鱼就白来了。”听到这话,弟弟妹妹立马缩着脖子,弓起身子,活像两只准备偷米的小老鼠。

按事先说好的分工,妹妹先把簸箕放进下游的水底,让它卡在水流的窄口处。我则拎着“土拍”站在水渠的上游,然后用力拍打水面,水中的小家伙们被激起的浪花惊扰,纷纷顺着水流往下跑。见鱼虾在水里乱窜,我越拍越有劲,弟弟也兴奋得手舞足蹈,小脸被太阳晒得红扑扑,也毫不在意。眼看鱼虾涌进簸箕,妹妹瞅准时机一捞,紧接着又忙不迭倒进桶里,生怕它们溜走。

几番折腾,水桶里的鱼虾渐渐多起

来,正当我们为收获欢呼时,天却变了脸。“轰隆隆”一声雷炸响,闻声抬头才发现日头已被乌云吞没,没等我们回过神,一道闪电又劈开了天际。“姐姐,我们快回家吧。”弟弟有些害怕地拉着我的衣角,嘟囔道。没等我出声,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,转眼连成一张大网,把我们和稻田、水渠全罩在里面。草草收拾了东西,我们拔腿就往家的方向跑,雨声噼里啪啦,犹如在笑我们的狼狈模样。刚到家门口,便看见母亲叉着腰站在屋檐下,脸拉得老长。那晚的“竹笋炒肉片”吃得我们龇牙咧嘴,我作为老大,只得拍着胸脯保证再也不做这样的事。最后还是阿嬷笑眯眯端来一大盆仙草水,轻轻拍着我的背,说:“淋了雨喝点这个舒服,下次别贪玩啦。”咕嘟咕嘟将甜甜的仙草水喝下,我心里的委屈才被冲散。

后来的暑假,我再没去水渠捉过鱼虾。可每当蝉鸣再次响起,拉开记忆的抽屉,那带着稻花香、泥土味和仙草甜的夏天,依然鲜活如昨。原来有些时光,真的会在岁月里,酿成不会消散的幽香。



一个人的风度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优雅,而不是故作与拘泥。它是一个人内在学识的自然流淌,而不是刻意为之的效仿。



投稿邮箱: 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一纸墨香系文心

□林荣林

七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,窗外的刺桐花却仍在枝头擎着殷红的火苗,案头的泉州晚报泛着温润的光泽,油墨香里沉淀着四十年的光阴故事。我的文学梦,便是从指尖摩挲这份报纸开始萌芽的,铅字排列的方阵里,藏着比盛夏蝉鸣更动人的声响,那是梦想在纸页间振翅的簌簌声。

1991年3月25日,我的第一篇文章《安溪瑞云桥》刊登在泉州晚报第三版。那时的泉州晚报,只有四个版面或八个版面。虽然只是一篇“豆腐块”文章,但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,自己的姓名第一次在报纸上印出来,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欢欣和鼓舞。这份样报我无比珍惜,至今还保存着。启启那印着“泉州晚报社”字样的瘦长信封,抽出刊印有我人生首作的泉州晚报,尽管纸色已泛黄,但油墨香穿越三十四载光阴扑面而来,铅字依然清晰如初春的露珠,浸润着那颗青涩却悸动的文心。

至此,我不但喜欢读泉州晚报,还坚持订阅泉州晚报。工作之余,我继续写作、投稿。那个时候可不像是现在在电脑打字、电子邮件传输,而是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一行一行在稿纸上写出来的。写后再一遍一遍修改,然后再工工整整地誊抄在方格的稿纸上,装在信封里,贴上邮票,通过邮局寄到编辑部。稿子寄出后的一段时间里,我总是激动又不安,既有期待,又害怕收到编辑的退稿。所以,我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写作,再趁起集或出差办事的时候,到邮局悄悄地寄,生怕人家知道。原因不为别的,就是怕被退稿时遭到晒笑。

有一次,编辑部的退稿信还真的被一个同事发现了。他看到送到学校来的信件里有一封印着泉州晚报字样的我的信,我正在上课,他以为是我发表文章的样报,便先帮我拆开看看。谁知那是一封退稿信,还附有编辑的退稿说明。待我下课时,他把信件拿给我,并说了几句酸不溜秋的“恭维话”,让我尴尬又难堪。我是一个脸皮薄的人,我的心情低落了好长一段时间,也曾想过放弃。

但出于对文学的爱好,加上泉州晚报副刊上那些优美的文章不断地吸引着我,我慢慢走出困惑,继续提起笔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之后多篇散文相继在晚报上发表,泉州晚报成了我文学路上的扶持者和助推者,让我的文学梦想得以在字里行间舒展开来。而今已年届花甲,但爱好文字之心却热情不减,对泉州晚报的喜爱和期待更是有增无减,最近几年我仍笔耕不辍,坚持给晚报投稿。

时光流转,窗外的刺桐红了又红,报纸的边角卷了又卷,泉州晚报就像案头那杯总温着的茶。编辑们逐字审阅的认真,读者品文时的热忱,都让我这颗热爱写作的心始终温热。墨香揉着茶香漫过岁月,那股暖意,历经流转仍不曾消减。

(作者系安溪县委老促会副会长)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泉州晚报 创刊40周年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



夏花烂漫

● 栀子花粗粗大大,色白,近蒂处微绿,极香,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,我的家乡人说是“碰鼻子香”。
——汪曾祺《夏天》

● 小小的紫色洗澡花,总是在傍晚时候才盛开起来的。夏天洗完了澡,赤膊在阶前坐一下,这时往往也正是洗澡花开得最灿烂的时候。
——叶灵凤《夏天的花》

● 偶尔看见变种的野茉莉和山牵牛花开出几抹彩色的花,竟仿佛自己的胸腔被写满诗句,随呼吸在草地上落了一地。
——林清玄《夏日小春》

● 微风过处,送来缕缕清香,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。
——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